

楔子 鬼屋大驚嚇

「啊民雄鬼屋咧？」左左嘴巴塞滿珍珠，含糊不清的說。

他叫左青禾，是奶茶控和甜食控，不管什麼口味的甜點都喜歡，蛋糕、巧克力、糖果餅乾，糖越多越愛，他應該會在三十歲之前得糖尿病吧。

沒辦法，甜食等於他的興奮劑，碰到緊張刺激的事他都會在身邊準備一堆甜食，今天的刺激指數只有兩顆星，珍珠奶茶和千層派就足夠支撐。

對啦，網路上說喝太多奶茶會得到腎結石，管他咧，等結石養到跟雞蛋一樣大，他就不必當兵了。

「去民雄鬼屋探險的人太多，陽氣旺盛，就算真的有鬼也不敢出來啦。」右右朝左左臉上噴一口煙，扯扯衣領，露出脖子上的刺青。

他叫袁佑慈，是當中年紀最大的，已經二十歲還沒從高中畢業。

陽子趴在桌上，不停轉動滑鼠，十七歲的他是個宅男，除上學之外，多數時間都待在房間裡，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，正飛快瀏覽網頁。

他看起來白白淨淨，一副弱雞樣，好像每次探險都躲在人群後面，其實他很有領袖魅力，不管是組團、決定行程還是策劃，都是由他一手主導。

「你們看！」陽子點出網頁，迅速讀過之後拉回到最前面的照片，問：「這間玉井鬼屋怎樣？」右右和左左湊近電腦，左左把珍珠奶茶放在桌上，陽子接手用力吸一大口，勉強吞進去後吐吐舌頭……好甜！左左肯定是屬螞蟻的。

「看起來很普通，房子也沒有很舊，就是樹多，還有爬滿青苔的噴水池看起來有點詭異。」右右說。

「網友說，有人在裡面看到女鬼。附近住戶說，幾十年前還沒有師父進去鎮壓時，女鬼經常會飄進村子裡，弄得小孩哇哇叫，也常有開車經過的看見女鬼在路邊招手。」陽子把看到的重點告知兩人。

「厚，鬼故事編來編去都差不多，沒有比較有創意的嗎？」右右輕嗤一聲。

左左仔細盯著照片看，那是幢兩層樓的透天厝，屋況還不錯，外面有個不算小的庭院，除噴水池之外還種了幾棵樹，沒有人管理，樹木卻長得又高又大，爬藤類植物攀滿整片牆，看起來有些荒涼，但遠遠沒有傾頹殘破到可以稱為「鬼屋」的程度。

陽子用游標點了點鍛鐵大門的中間。「你們看，網友說這個白色影子是鬼，很多照片拍出來都有這個。」

「屁，那是照片曝光，再找另外一家啦。」右右朝電腦螢幕噴一口煙。

「我已經找很多天了。」陽子撇撇嘴。

快到農曆七月，參加探險的伙伴們卻像約定好似的，一個個都不出現，要不是左左、右右這兩個鐵粉還在，他都在想這次肯定不能成行。

左左說：「好啦好啦，這次地點雖然看起來不怎樣，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。」

右右撇撇嘴，不是太滿意，但一票對兩票，他又朝螢幕噴一口煙。

陽子見右右妥協，笑說：「既然地點決定好，我們來討論這次玩什麼遊戲吧。」

他轉動椅子滑到另一張桌子前面，右右和左左也跟著滑過去。

「這次人數太少，會不會是被嚇到了？」陽子問。

「這樣不是更好，表示我們規劃的活動很成功。」左左說。

「左左，你女朋友咧，這次怎麼不參加？」右右問。

幾次探險下來，左左交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，她叫潤潤，皮膚超白超嫩的，看起來一整個白雪公主樣，可是她的膽子是水泥灌的，別人不敢做、不敢玩的，她都第一個作示範。

「阿災，已經失聯三、四天，我敲她，她都不理我。」左左用力把珍珠咬得嘖嘖作響。

「你是不是哪裡得罪她了？」陽子笑問。

「得罪她？你在說笑吧，寧可得罪女鬼也不能得罪潤潤。」左左聳聳肩，潤潤很恰，卻也辣得有味道。

「那種恰查某只有你懂得欣賞啦。」

他們開著左左的玩笑，卻沒人注意到右右朝螢幕噴的那口煙並沒有散開，反而慢慢匯聚，煙越來越濃、不斷在電腦前面盤踞，下一刻，像是有人把那口煙給吸住似的，咻的進了螢幕。照片裡面出現一股白煙，像一條蛇在庭院裡面慢慢遊走，從右到左、從後到前，最後停在門邊的白影處，籠罩住白影，突地白影好像被灌入生命，開始動了起來，緩慢往前走，影像也越來越清晰，漸漸地甚至出現顏色、形體……

那是個穿著高墊肩洋裝的女人，留著及腰的大波浪長髮，五官嬌豔，只是臉上戾氣極重，慘白臉龐配上鮮紅嘴唇，再加上一雙黑得看不見瞳孔的眼睛，讓人毛骨悚然。

鮮紅的嘴角緩緩咧開，她慢慢舉起手，對著三個男孩的背招手。

像是感應到什麼，左左覺得有點冷，瞄了一眼冷氣出風口。

哇靠！陽子家錢太多，冷氣開這麼強，通風口都結霜了，他放下冰奶茶，不喝了。

右右並不覺得冷，但感覺到後背刺刺的，他轉過身，在螢幕轉黑之前看見女人招手，猛地倒抽一口氣，愣住三秒鐘……是看錯了吧？

他揉揉眼睛，走回電腦前面，滑動滑鼠，螢幕出現方才的畫面，沒有白煙或濃霧，更沒有他瞄到的女人，可是那個被網友當作靈異現象的白影，似乎更清晰了……

車子停在那幢兩層樓的房子前，剛把人放下、收走計程車費，司機就急吼吼的把車子開走。鄉間小路往來車輛不多，路燈也隔得遠，整條路看起來昏暗不明，再加上些微霧氣，真有幾分鬼片的感覺，幾個男孩的影子被拉得很長，並且模糊不清，他們一面整理背包，一面看著對方，片刻後笑了起來。

左左神態輕鬆地把攝影機交到阿盧手上，他和右右因為另外有點事情，上計程車前才跟陽子他們會合。

阿盧是陽子的同班同學，據說他能夠看得到鬼，是真是假不知道，不過他有在吃藥倒是真的，那個病叫做……最近很紅的，電視有演新聞也有報，叫做思覺失調症？

剛聽到陽子要讓阿盧加入時，右右捧腹笑個不停，問：「你要讓瘋子加入哦，要是他臨時『起肖』怎麼辦？」

左左反問：「如果他不是瘋子，是真的可以看見鬼咧？」

到底是妄想症還是通天眼，左左右右爭論半天，最後投票表決，左左、陽子贊成讓阿盧加入，於是此行多了個新伙伴。

下車前，右右還故意用手肘撞撞阿盧說：「攝影就交給你了，你覺得哪邊有鬼就拍哪邊，如果真的被你拍到鬼，我們就大肆宣傳，到時大家就會說你很正常，有病的是那些精神科醫生。」左左瞪右右一眼，啊人家就很避諱精神病這個詞，一路上他都不知道提幾次了，越瞪還說得越起勁，是有病哦。

陽子安慰地拍拍阿盧肩膀，阿盧點頭輕笑做回應。他沒關係的，這種嘲笑算是最低等級的。阿盧走到門前，站好位置、打開攝影機。

右右手指一彈，把叼在嘴邊的香煙彈進草叢裡，對著鏡頭開始說話。「哈囉，各位小伙伴好，我是老朋友右右，還有熟面孔左左，以及天下無敵第一帥、露臉怕會嚇死大家的陽子都來了，今天我們有個新同好加入，他叫阿盧，阿盧給鏡頭揮揮手。」

阿盧沒出鏡，只是掌心對著鏡頭揮兩下。

「今天我們來到台南玉井鬼屋，據說二十幾年前，這裡住著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，她很有錢、很性感，光是走一趟菜市場，附近的男人都會被她迷得頭昏眼花，下半身失控。

「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，附近住戶聽到女人的尖叫呼救，可是沒過多久，聲音就停了，從此女人再也沒有出現過……」

右右一面說一面往後退，左左比他快一步退到門邊，發現大門被一把生滿鐵鏽的大鎖鎖上了，他們打算爬過去，但左左剛攀上鐵門，也許是年久失修，鎖竟然喀啦一聲，掉了。

身體的重量促使著門自動朝裡打開，整個人吊在門上的左左嚇一大跳，罵了一句三字經，趕緊跳下來。

四個人全被嚇到，片刻後，他們互看彼此的表情，忍不住呵呵笑起來。

右右對著鏡頭問：「阿盧阿盧，你有沒有看見鬼？」

阿盧用攝影機搖搖頭。

「我也沒看見鬼，小伙伴你們看見了嗎？」說完，右右轉身往後對著鏡頭招招手，眾人順著庭院小徑往屋裡走。

手電筒搖曳的光線隨著腳步在鵝卵石小徑上跳躍，他們帶著探險的興奮與雀躍快步往前，沒有人發現在迷濛的月光下，本該有的四道黑影只剩了三道。

左左走在最前面，把厚重木門推開。

屋裡的空氣長年不流通，帶著一股凝滯潮濕的霉味，他們沒有關上門，身後的風跟著吹進屋內，帶起紗質的窗簾翻動。

啪的一聲，陽子打開探照燈，右右一面走一面對著鏡頭介紹。

「哇，這裡是豪華版鬼屋，超大超漂亮的，沙發、桌子、電視、地毯……所有的東西都在，沒有被外人破壞，連裝潢都非常完整。」他指指地上，探照燈朝地板照過去，是很高級的柚木地板，直到現在仍然保持完好，

「我看啊，住在這裡的女人肯定很有錢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右右突然被口水嗆到，連咳好幾聲。陽子把探照燈對上牆壁，那裡有一幅巨型照片，照片上的女人有一頭長捲髮，和傳言中一樣漂亮，年紀大概三十幾歲，穿著高墊肩的衣服，瀏海吹得很高，是當年很流行的半屏山髮型。隨著右右的腳步，他們把客廳每個角落都拍過一遍後，他說：「現在跟著我們一起到樓上看看。」鏡頭跟著往樓上走，在樓梯轉角處，右右在牆壁上摸到一張紙，想也不想就撕下來一看，咯咯笑著把東西放到鏡頭前，「各位粉絲，看到沒有，這是符咒欸，看來傳說是真的，幾十年前

這裡真的有請大師來鎮邪。

「不知道這裡的邪鬼有沒有被鎮成膽小鬼，會不會看到我們來了打死都不敢出現。如果他的膽子還在，希望今天晚上能夠有所收穫，小伙伴们請張大眼睛看清楚，幫忙找找有沒有被我們忽略的靈異現象。」

啪啪啪，他來來回回壓好幾次開關，確定屋子裡的電燈不會亮，其實他們本來就不認為會亮，這麼久沒人住，肯定早就被斷水斷電了。

眾人一路往上，光是樓梯處，右右就撕下三張大小相同、款式相似的符咒。

二樓有兩個房間，左邊坪數較小的是書房，書桌書櫃桌椅通通有，桌子上擺著一台遠古時代的笨重電腦，左左走過去將窗戶打開，從窗子往外望去，時間太晚了，整個村子幾乎都是暗的，只有幾盞微弱的路燈照著不寬的鄉間小路。

他們走往另一個房間，右右對著鏡頭指指貼在門板上的黃色符紙，興奮大笑。「看到這個沒有？好大一張，是不是越大張效力越強？你們看，大到可以折紙飛機欸。」

他不但說，還真的把符紙撕下來，對著鏡頭開始折紙飛機，只是在折的時候突然覺得背脊有點涼涼的，他猛然轉頭看一眼身後，什麼也沒有。

右右乾笑兩聲，一面折飛機一面唱道：「造飛機造飛機來到青草地，蹲下去蹲下去……」折完飛機，還朝著鏡頭射過去。

阿盧一驚，頭閃開，惹得右右呵呵直笑。

左左推開門，陽子的探照燈往裡面照去。

這間是臥房，裡面的東西一樣一應俱全，所有的東西都擺放得整整齐齊，床、衣櫃、梳妝台，連梳妝台上的瓶瓶罐罐也都依大小排列。

左左打開衣櫃，一整排的洋裝都是鮮豔色彩，有幾件就是現在拿來穿也不會有違和感，左左抽出一件遞給右右。

右右立刻拿在身上比劃，下巴微收，對著鏡頭裝鬼聲，「魔鏡啊魔鏡，我……美……嗎……」

左左單膝跪下，拉起他的手說：「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鬼。」

兩人一面演一面笑，沒有人發現衣櫃裡面出現一隻手指，像在挑選衣服似的，輕輕滑過架子上的衣服，衣服歪了歪，又回到原處。

右右看看陽子。

陽子點頭，對鏡頭說：「好啦，我看小伙伴们又要失望了，這裡什麼都沒有，就是一間很久沒人住的豪宅，現在到樓下去吧。今天我們要玩一個新遊戲，傳說這個遊戲能夠把鬼召喚過來，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，讓我們來試驗看看。」

右右聽完順手把衣服往床上一丟，四個人說笑著陸續走出房間，在笑鬧間，那件被丟在床上的衣服飄了起來，重新掛回衣櫃，然後砰的一聲，門關上。

寂靜的屋宅裡出現巨響，幾個還站在樓梯上的年輕人嚇得瞬間停下腳步。

左左膽子大，他飛快跑上樓查看一遍，回到朋友身邊說：「沒事，書房的窗戶沒關，風把門給吹上了。」

大家一聽鬆了口氣，笑著回到客廳。

右右開始介紹遊戲，「今天我們來了四個人，我們會分別站在客廳 ABCD 四個角落，然後把燈關上，站在 A 點的人沿著牆壁走到 B 點，拍拍站在 B 點的朋友肩膀，站在 B 點的人才可以順

著牆壁往前走，等走到C點之後，一樣拍拍C點的朋友肩膀後，站在C點的人才能往下走，就這樣子一個拍一個，走完九圈之後，鬼就會被召喚出來。你們相信這個傳說嗎？秉持著實驗精神，現在我們要來試試，大家各就各位……」

左左把探照燈關上，只留下兩支手電筒的微弱光芒，阿盧也把攝影機放在桌面上持續攝影，然後走到定點處，門外的風呼呼往裡吹，感覺真的有幾分詭異氣氛。

站在A點的右右開始走，走到B點時拍拍左左，喊一聲「第一圈」。

屋內很安靜，除了鞋子踩在木頭地板上發出的吱呀聲之外，只有右右的聲音，接著第二圈、第三圈、第四圈……

這時，阿盧突然大喊一聲，「有鬼！」

「阿盧，不要亂講話。」陽子皺眉說。

「啊你是在起肖哦，人嚇人會嚇死人欸。」左左抱怨。

下一秒，啪的一聲，電燈打開，大家全轉頭看向阿盧，只見他右手壓在電燈開關上，全身瑟瑟發抖。

此時時右右站在B點，左左站在C點，陽子站在D點，而阿盧站在C點和D點的中間，他的臉色慘白，張大眼睛盯住照片裡的女人。

左左還沒發現哪裡不對，乾笑兩聲，「哇，樓下還有電哦，剛剛樓上沒有，是樓上電燈壞掉厚，這裡肯定有人每個月固定繳費……」

他還在糾結有電沒電，右右、陽子已經發覺不對，兩個人的呼吸聲陡然變粗重。

「喂，你們是怎麼了啦，真的看到鬼哦？」左左撓撓頭，覺得這時候應該從包包裡拿出巧克力來鎮定神經。

右右說：「我確定有人拍我的肩膀。」

陽子說：「我確定我有拍到人的肩。」

阿盧一動不動，全身僵直，半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「啊你們到底是怎樣啦？」左左受不了了，是集體在嚇他嗎？

「A點的人走到B點，B點的人走到C點，C點的人走到D點，D點的人走到A點時，A點並沒有人，那麼我拍的是誰的肩膀？又是誰拍右右的肩膀？」陽子吞吞口水，神情詭異地解釋。

這下左左聽懂了，一陣惡寒從腳底升起，他趕緊摸摸冒出雞皮疙瘩的手臂。

阿盧抬起手臂，重複他剛才說的兩個字，「有鬼！」

大家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，只見照片上的人眼睛流下兩行血淚，嘴角往上揚起，眉毛彎彎，一雙眼睛看好戲似的盯著四人。

「快跑！」

陽子大喊一聲，四個人紛紛往門口奔去，可還沒跑到門口，厚重的木門就被一股詭異力量重重關起來。

阿盧想拉開門，可是門把……竟然從他的手中消失了。

右右衝過來想用手指從門縫把門摳開，但門就是紋風不動。

天花板的電燈一閃一滅，牆壁上本來早已停擺的巨鐘開始擺動，滴答滴答，等分針走到十二的地方，頓時發出刺耳的噹噹聲。

四人面面相覷，他們不斷退後，直到後背貼在牆壁上。

阿盧目光發直地定在電視機旁，陽子順著他的視線看過去，立刻嚇得摀住嘴巴，眼淚流出，眼鏡迅速結起一層霧氣，變得模糊。

左左、右右也看見了，放在電視機旁的錄音機插頭飄到半空中，自動插進插座裡，然後喀噠一聲，銀白色的按鈕被往下壓，錄音帶轉動，女星的歌聲從錄音機裡傳出來。

如果你的生命注定無法停止追逐 我也只能為你祝福

如果你決定將這段感情結束 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

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 為何你不對我說清楚

莫非我早該知道我將要孤獨 在我們相識的最初

他們明明沒有聽過這首歌，但每一個字、每一個句子，都像有人拿刀子刻在他們腦袋裡似的，好像張嘴就能朗朗上口的唱出來，再熟悉不過……

「嘶……嘶……」電視也被打開了，但是螢幕上只有銀白色的雪花。

四人嚇得屁滾尿流，慢慢靠在一起。

阿盧掩面、順著牆滑跪在地上，放聲痛哭。「我們逃不了了！」

右右大罵一聲，「Shit！」接著鼓起勇氣衝上前，抓起錄音機朝窗戶丟去。

啪！錄音機碎了，但窗戶完好無缺……三十幾年前強作玻璃就這麼普及嗎？

左左和陽子猜出右右想做什麼，一個抓起桌面上用大理石做的煙灰缸，一個搬起牆邊的茶几，再往窗上砸去，可還是一樣，窗戶沒事，煙灰缸和茶几卻碎了。

周圍越來越冷，在吞吐呼吸間，白色的霧氣從他們口鼻間逸出，手腳凍得像冰塊一樣，所有的知覺和思緒彷彿也被冰封般，他們感覺自己變得越發遲鈍。

右右用力深吸一口氣，困難地拽起阿盧、踢一腳左左，大聲怒道：「想活命就快點幫忙！」

他話才剛說完，所有的櫃門像在表達憤怒似的開開關關，木頭撞擊聲不絕於耳。

左左、右右一邊咒罵一邊衝進廚房，他們想找到別的出路，陽子抓起阿盧，企圖跟上兩人的腳步。

可就在這時，房子突然不斷地左搖右晃，櫃子裡面的東西紛紛掉下來。

在陽子和阿盧快跑到廚房時，一聲尖叫傳來，左左右右逃命似的從廚房往客廳跑來，就見背後有幾把大大小小的刀又追著他們。

「媽的，老子就不信了！」右右邊跑邊飆髒話。

廚房到客廳需要轉個彎，在他們轉過彎時，刀叉全戳到牆壁上，力道之大，整整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戳進牆面。

危機解除，兩人氣喘吁吁，他們看著阿盧和陽子，再也說不出話。

「怎麼辦？」陽子問。

窗簾卻像在回答他似的，驀地揚起翻飛，可大門和窗戶早已被關起來，空氣根本無法流通啊！

他們在彼此的眼裡看見恐懼，紛紛後悔了，不應該來的……

「我們到樓上……看看能不能逃出去。」左左努力逼自己鎮定下來。

收音機已經砸碎，但歌聲仍然不斷從收音機裡傳出來，只不過這次不是女星的歌聲，而是一個低啞的、帶著磁性的女音。

陽子舔舔乾裂的嘴唇，害怕到說不出話，只能點點頭，拉起阿盧的手，準備往樓梯處跑。

不料一陣低吼聲響起，他們同時轉頭，就看見牆壁裡出現無數隻手臂抓住右右的脖子、胸口、腰腿……好像要把他拉進牆壁似的。

左左大叫一聲衝過去，和陽子一起想把右右拉出來，這時一條繩子緩緩從天花板降下來。

阿盧一動不動地看著那條繩子，眼淚從眼角滑落……

第一章 口紅裡的亡靈

小雨把玩著手上的口紅，這支口紅歷史久遠，外殼的顏色剝落，但口紅的顏色依舊鮮紅，沒有過期的感覺，她將口紅靠近鼻子聞一下，帶著淡淡的血腥以及……肉類的腐爛味道？

她無法正確形容那股味道，就是覺得怪。

小雨試著將口紅塗在手背上，口紅很乾、很硬，要用點力氣才能讓顏色留在手背，突然啪的一聲，口紅因為太用力斷成兩截。

斷掉的口紅在木頭地板上滾了一段距離，明明很硬、不容易上色的口紅，為什麼會在地上留下一道鮮紅痕跡？

小雨跪在地板上，手指輕觸紅痕，居然是軟的，怎麼會？

她想不透究竟什麼道理，卻想起有潔癖的老媽，趕緊抽出兩張衛生紙，試著把地板上的顏色擦掉，但是不管再用力都擦不掉，好像短短幾秒內，口紅已經被吸進地板裡。

丟掉衛生紙，她抽出濕紙巾，一樣擦不掉。

小雨倒不信邪了，她找來抹布、拿卸妝棉，可不管怎麼樣都沒辦法將痕跡去掉。

太邪門！看著斷掉的口紅，心裡生出幾分恐懼，小雨迅速抽出七、八張衛生紙，把斷掉的口紅包起來，連同外殼一起丟進垃圾桶，再欲蓋彌彰地拉把椅子過來，壓在紅色痕跡上頭。

她從衣櫃裡面找出睡衣，走進浴室，門關上的同時，垃圾桶莫名其妙倒下，口紅從裡面滾出來，所經之處留下一道道鮮紅色痕跡……

小雨把洗面乳擠在掌心搓出泡沫後準備洗臉，抬頭對上鏡子時，卻發現自己的嘴唇很紅。

奇怪，她今天並沒有化妝，就算有塗口紅，她的化妝包裡面也沒有這麼歐巴桑的大紅色口紅啊？

疑問興起，她想起剛才把玩的那支口紅，心臟狠狠猛跳四、五下，她下意識用手指輕碰嘴唇，不想只是輕輕一碰，嘴唇居然像被刀子割過似的產生劇烈疼痛，她驚訝地看看自己的手指，又看向鏡子。

是真的，嘴唇真的被割開了，深深的一道刀痕讓她的下唇裂成兩瓣，鮮血一滴一滴從傷口冒出來、凝結、墜落，將洗臉盆裡面的水染出淡淡粉紅。

小雨心驚膽顫，想不通怎麼會這個樣子，湊近鏡子、她企圖看得更清楚，這次她發現額頭上出現一個十元大小的咖啡色斑塊。

那是什麼？

她伸手輕輕碰觸，那咖啡色斑塊竟然連同皮膚一起掉下來，一點都不會痛，也沒有流血，只是皮膚像缺水已久的土地般慢慢地出現龜裂，緊接著一片又一片的皮膚不斷往下掉。

小雨急了，下意識從洗臉盆裡面撈起皮膚想要貼回臉上，可是撈進掌心裡的皮屑突然變成血蛭，一碰到掌心就緊緊貼覆、不斷吸血。

小雨嚇得拚命想把血蛭甩掉，可是無論她怎麼用力都甩不掉。

突地，水龍頭無預警打開，滾燙的熱水從蓮蓬頭噴灑下來，小雨被熱水噴濺到，劇烈疼痛讓

她發出刺耳的尖叫聲，她直覺想衝出浴室，沒想到才轉身就看見一個女人擋在自己面前。

女人手裡拿著被小雨丟掉的口紅，微笑問：「妳喜歡嗎？」

「不不，我不喜歡、我一點都不喜歡，我還給妳，我不要了！」小雨哭喊著，眼淚鼻涕齊流。

女人笑得更開心，又問：「我美不美？」

小雨嚇得無法回答，只能搗著臉哭個不停。

「我美不美？我美不美？」她重複問著同一句話，臉上卻不斷出現變化。

她慘白的皮膚先是變成暗褐色，然後慢慢長出白蛆，在肌肉裡面鑽進鑽出，不斷地腐蝕著。

這時小雨聞到了口紅上那個帶著血腥與腐臭的味道，終於被逼出一句，「妳很美，妳美極了……」

下一刻，一股力量把小雨的兩隻手用力扒開，她被不斷往後推，最後固定在浴室冰冷的磁磚牆上。

女人笑著說：「妳也很美……」

她拿起口紅慢慢地塗著小雨的嘴巴，每塗一筆，臉上便掉下一塊皮膚，露出肌理清晰的肌肉層，緊接著像是有一把看不見的刀子從嘴角往臉頰兩旁劃去，紅色的血從傷口處往下滴，她的嘴巴越來越大，隨著大笑聲，牙齒和骨頭逐漸露了出來……

同一時間，從蓮蓬頭噴出的滾燙熱水流進浴缸，水位越升越高，最終漫出來，熱水流到地板，灼燙了小雨的腳板。

她想逃跑、想尖叫，但身體好像被什麼困住似的動彈不得，然而周遭卻安靜得讓人心慌，她連自己的哭聲都聽不到，唯有無助的眼淚不斷往下掉。

砰的一聲，蓮蓬頭掉落地面，這個撞擊聲像是打開某個結界，小雨發現自己能動了，她用盡力氣往門外跑，但一個詭異的力量將肥皂推落地面，小雨根本沒發現，左腳踩上的瞬間滑了一下，頭撞到洗手台，大量鮮血從她的後腦流出，隨著暈眩感摔進浴缸裡。

小雨撲騰幾下之後就被強烈的疼痛給制伏了，疼痛侵蝕著她的神經，她連掙扎都辦不到。

慢慢地，她整個人滑進浴缸裡，五官被熱水包圍，令她無法呼吸，浴缸不大，她卻像掉進大海似的無法掙脫。

因為吸不到空氣，小雨雙眼暴睜，整張臉慘白而鐵青，只有嘴唇紅得像血一樣，隔著水，她最後看見的是那個女人站在浴缸旁邊俯身揮手，好像在對她說再見……

一個激靈，夏沐姍回過神，她扶著桌面、握緊雙拳，目光仍然盯著電腦螢幕，喘息不定。

她很清楚這不是幻覺，她知道又有「人」找上她。

是誰？找她能做什麼？

沐姍趕緊點開每個檔案，試圖尋找剛才的影片有沒有存在哪個空間裡，但是找了半天一無所獲。

心跳仍然快速，手腳也冰冷得厲害，敲敲疼痛的腦袋，沐姍嚥下口水，舔舔乾裂的嘴唇，沉澱十幾分鐘後她才拿起手機撥號。

響了兩聲，阿哲就接起手機。

「你在忙嗎？」她問。

「沒有，在吃飯，妳吃飯沒？」

沐姍沒有回答，卻道：「幫幫我。」

發現她聲音裡的凝重，阿哲嘆了口氣，一點都不想問，卻不得不問：「妳又碰到了？」

「對。」

果然……阿哲氣自己嘴賤，他大翻白眼、齜牙咧嘴，抓起身後的抱枕狠狠亂捶一通。

沐姍耐心等待，直到電話那頭重新歸於平靜，才問：「發洩完了？」

「沒有！我要講幾次你們才聽得懂？我是程式設計師，不是靈媒也不是乩童，我沒在做這方面的服務，OK？」

他沒說錯，只是這話聽過十幾年，沐姍從沒有認真看待過

「既然如此，你幹麼拜在蕭師父門下？」她淡聲反駁。

「那、那、那是緣法，又不代表我要辦事。而、而且學、學無止境……」一句話說得結結巴巴。

沐姍發笑，這個口是心非的傢伙。「可是怎麼辦，我只信任你。」

「我可不可以推薦妳一些信任名單，交換妳把我從信任名單中剔除？」他推薦的第一個名單是杜雍，那個傢伙對靈異方面的感應不輸自己，重點是他對沐姍深感興趣。

「阿哲，我心裡覺得很不安。」

廢話，碰到這種事，有人會覺得心安才怪！阿哲在心中吐槽。

沐姍繼續往下說：「我有預感，這次有點嚴重。」

這句話讓阿哲坐直身子，從小到大，特殊體質讓沐姍碰過無數次靈異現象，不嚴重的她連提都不會提，視而不見就過了，就像和她同室而居的那三隻鬼。

她雖會出聲求助，但很少表現出事態嚴重的態度，即使已經到會讓她昏倒的地步也依舊是一派雲淡風輕，所以她會說出「嚴重」這兩個字，那表示情況真的糟糕到不行。

「說說看。」

「我在打稿子，電腦卻突然跳出一段影片。」

沐姍把剛才看到的細細描述給阿哲聽，經過上次謀殺事件在她的電腦裡以文章形式出現後，這次似乎……更加進化了。

沉吟片刻後，阿哲凝聲道：「把影片傳給我。」

「我到處找過了，這回沒有存在任何檔案夾裡。」

意思是連半點證據都沒有？他嘆口氣。「約個時間見面吧！」

「好。」

「我把時間喬出來再告訴妳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時間不早了，記得吃飯。」阿哲叮嚀。

「好。」沐姍相當合作，身為青梅竹馬，阿哲說的話她很少拒絕過。

掛掉手機，走到廚房，她打算泡碗麵來吃，記得冰箱裡還有一點白菜和半盒雞蛋，不知道上回買的香菇貢丸還有沒有。

看見她打開櫃子，正在洗碗的婦人忍不住說：「又吃泡麵？要跟妳講幾次妳才聽得進去？真的，泡麵很不健康。」

沐姍從來都不回應的，但是這次她放下泡麵，轉頭說：「妳都死了，還管什麼健不健康？」
婦人一愣，顯然沒料到沐姍會和她對話，忍不住開心一笑，低著頭繼續洗碗，一面洗一面說：
「既然要活著，就好好的活啊。」

「活著比死掉好嗎？」沐姍問，這是她長久以來的好奇。

婦人歪著頭，認真想了片刻。「嗯，活著比較好。」

「為什麼活著比較好？」

婦人笑說：「能知道食物是什麼味道，能知道沐浴在太陽下是什麼感覺，能聞到花香，這些感覺……很好。」

「既然活著比較好，你們為什麼不早点去投胎，卻選擇在陽間徘徊？」

「妳知道的。」

沒錯，沐姍知道，鬼魂之所以在人間徘徊不去，往往是因為放不下。

人來到世間的時候無牽無掛，是在長大與衰老的歲月中累積了無數牽絆，在離開世間時若是無法了斷，就不能走得瀟灑。

水滾了，沐姍把泡麵和青菜雞蛋丟進去，她對吃一向不太要求。

無人的客廳裡，電視自動打開，她回過神，婦人已經不在。

沐姍端著泡麵走進客廳，一個男人坐在客廳裡不停地按著遙控器，電影頻道不斷轉換，但好像怎麼都選不到他想要的頻道。

一個漂亮的小男孩坐在地板上，他的上半身趴在桌面，正用蠟筆畫圖，紙和筆都是沐姍買的。

小男孩的圖畫很簡單，大大的太陽、大大的月亮一起掛在天上，地上有大大球、大大的樂高玩具，他已經太久沒在白天出門，都快忘記太陽和月亮有什麼不一樣了。

沐姍坐在沙發上，低頭一口一口把泡麵吃掉，電視的頻道仍然換個不停，她沒看電視，所以沒有抱怨。

吃飽飯，她準備起身繼續工作，小男孩放下筆，拉住她的裙襬。

要她陪玩嗎？沐姍搖搖頭。「不行哦，這幾天得交稿，會比較忙。」

小男孩沒有勉強，只是噘起嘴一臉的不高興。

這時電視突然關上，沐姍被突如其來的安靜嚇到，轉頭望向男人，就見他放下遙控器，走到靠牆的櫃子旁，指指櫃子後面，說道：「這裡有東西。」

沐姍不解，是有東西掉進去嗎？

她跟著走過去，從縫隙處往裡看，卻因為太暗什麼都看不到，想了想，她使盡力氣把笨重的櫃子往前挪一點點，讓燈光透進去後，她發現櫃子後面的牆壁顏色跟旁邊不太一樣。

帶著好奇心，她深吸一口氣，再一次用盡全力把櫃子推得更開，這次沐姍看清楚了，那竟然是一個鑲在牆壁上的……保險櫃。

這時候，那個小男孩也跑過來圍觀。

她握緊拳頭，一鼓作氣把櫃子給推開，這才發現那不是保險櫃，只是一個小小的、鑲進牆壁裡的小櫃子。

她問男人，「你要我打開它？」

小男孩和男人同時點頭。

像尋寶似的，沐姍帶著一點點的興奮與好奇，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，是個餅乾盒子。

坐到沙發上，她打開已經受潮鏽蝕的餅乾盒子，裡頭是幾封陳舊的書信和一些金飾，另外還有一本小冊子以及一封未貼上郵票的信，收信地址是台南市玉井鄉，而發信地址正是這裡，裡頭的署名是張婉蓉。

「你妻子的家書？我能看嗎？」

寡言的男人點頭，臉上掛著微微笑意。

她打開信封，除了信紙、一張萬元支票之外，還有一張女子年輕的照片，照片裡面的女子穿著一件白底黑圓點的及膝洋裝，腰間打著一個大大的蝴蝶結，很復古、很漂亮。

沐姍細細讀過那封家書，裡頭除了生活瑣事之外，也提到請哥哥幫她把洋裝寄過來。

難道……這就是他們始終留在這裡的原因？

雖然就為了一件洋裝一家人遲遲不肯去投胎很奇怪，但魂魄的執念本就是無法用常理判斷的，也許這件洋裝真的格外重要吧，重要到他們覺得可以信任了才讓她去尋。

「你希望我做什麼？幫你們把衣服找回來？」

男人沒有回答，只是笑得越發燦爛。

禮堂裡坐滿人卻很安靜，牧師站在講台上低低地說著祝禱的話，這裡正在舉辦告別式，到處插滿純白色玫瑰，就像照片上的女孩一樣乾淨清新。

女孩叫做周雨，只有十六歲，照片裡她穿著白色禮服坐在鞦韆上，風吹起，裙襬和頭髮一起飛揚。

她年輕漂亮，大大的眼睛看起來很聰明，只是抿著唇，眉宇間有一股與她年紀不相符的憂愁。小米貼近杜雍耳邊，說：「老大，周長官會不會要請長假？」痛失愛女，再堅強的鐵漢子也撐不下去，這種感覺她理解。

小米個子很高，身材很好，一頭俐落的短髮讓她看起來像個女漢子，但事實上她是警局一枝花，暗戀她的人不計其數，可惜她的眼光高，只看得見杜雍。

她和阿清、阿康、詭詭都是杜雍的部下，而今天是他們的長官周信禾獨生女的告別式。

杜雍沒回答，他靜靜地看著坐在前方的周長官和周夫人，周夫人身邊坐著一個年輕女子，她全身散發著青色光芒，頭髮很長，蓋住大半個身體，正對著手上的小鏡子補妝。

「聽說周長官的女兒本來很乖，後來結交了一群不好的朋友，晚上經常跑出去晃到天亮才回家。」詭詭說。

「對啊，青少年真的要慎選朋友，友直友諒友多聞，先聖先賢有教過。」阿清說。

儀式在牧師和緩低沉的聲音中結束，杜雍帶著小米、阿康、阿清和詭詭走到周長官身邊。

「周長官，節哀順變。」詭詭道。

周長官點點頭，拍拍杜雍肩膀說：「謝謝你們過來。杜雍，最近局裡那幾個案子就麻煩你了。」

「我會的。」說完，杜雍轉身看向周夫人。

他終於看清楚那個女人了，她臉上市膚龜裂，露出鮮紅色的肌肉，眉彎彎眼眯眯，顯得心情很好，她拿著大紅色的口紅，細細地塗滿自己的嘴唇，滿意地照照鏡子，然後再塗一層、再塗一層，好像除了畫口紅之外再沒有更重要的事可以做。

相較之下，裝扮樸素的周夫人形容憔悴、雙眼發腫，短短幾天頭髮一片花白，她垂頭低泣，

眼淚濕透面紙。

她打開放在腿上的包包，想找出新面紙，翻了兩下，面紙沒找到，卻發現裡面有一支口紅。那不是她的，她很確定，那為什麼它會跑到自己的包包裡面？

但她此時心情很亂，也沒多少好奇心，在打算把它丟回去的同時，卻好像聽見有個聲音叫她趕快打開。

周夫人雙眼發直的把口紅拿出來，正準備打開蓋子時，杜雍快一步拉住周夫人的手，與此同時，坐在周夫人身旁的女人突地暴張雙眼，怒瞪杜雍。

杜雍看見了，卻假作無視。「周夫人，這口紅是妳的嗎？」

周夫人不瞭解他的意思，但杜雍那雙沉靜的眼睛莫名地給了她安全感。

她搖搖頭，帶著哽咽的聲音回答，「不是我的。」

「哦，那就沒錯了，這是我同事小米的，她不小心遺失了，沒想到被夫人檢到了，可以給我嗎，我幫妳拿去還。」

周夫人眉頭微皺，她並沒有檢到東西啊……但她的精神還有些恍惚，沒有多想就把口紅交了出去。

杜雍的聲音並不大，他的動作在旁人看來也只是握著周夫人的手好言安慰，因此並沒有引起多少注意。

就在這時，那女鬼突然張大嘴巴，從嘴裡吐出一口青色煙霧，周圍的人聞到淡淡的惡臭，紛紛皺起眉。

杜雍依然無視於她的憤怒，直接把口紅塞進自己的口袋裡。

女鬼氣急敗壞地朝杜雍伸出十指，眼看尖尖的指甲就要刺到眼睛，卻在最後一刻停了下來，她怒氣高張地揚起猙獰面容怒吼一聲，不久後身影漸漸淡去。

女人和男人看事情的重點永遠不一樣，在杜雍等人圍著周長官和周夫人說話時，小米好奇地探究著牆面上的照片。

「啊！」小米驚叫一聲。

所有人被她一喊，全都轉頭。

「怎麼了？」詭詭問。

「你們看，照片裡的人笑了。」

周長官和周夫人同時抬頭看向照片裡的女兒，旁人或許不會注意照片裡的細微表情變化，但身為父母，他們當然能夠看出來照片不一樣了。

「是真的，小雨笑了，為什麼？因為她在那邊過得很好嗎？因為有天使接引她上天堂嗎？」

周夫人拉著丈夫問。

「是的是的，一定是的。」周長官安慰妻子。

杜雍微哂，帶著小米、詭詭幾人走出教堂。

教堂門口，陽光迎面照來，穿著白色小禮服的周雨站在門前，朝杜雍鞠躬，輕輕揮手……

小米仰著頭、迎向陽光，望著身旁的杜雍笑得滿臉得意。

老大長得超級帥，一雙濃眉、雙眼很深邃，五官立體堪比男模，他不只好看還十分有魅力，能有這麼帶得出場的男朋友，小米覺得自己三生有幸。

「一起去吃飯好嗎？」小米勾起杜雍的手臂，貼近他的身體。

杜雍不習慣這樣的靠近，直覺想把她的手拉開。

但小米堅持不放。「別忘記，我的一月男友。」

杜雍無奈搖頭，沒錯，他們約定好要當一個月的男女朋友，他是該說話算話。「嗯，走吧。」

小米大樂，帥氣地撥撥自己的短髮，就不相信像她這樣開朗活潑，集青春、智慧與美貌於一身的女人，在一個月之內沒辦法把老大給拿下。

「老大，我在 FB 放幾張我們的美照，標上『穩定交往中』，你覺得怎樣？」小米笑問。

杜雍還沒有回答，手機搶先響起，是阿哲來電，他接了起來。「阿哲，有事嗎？」

聽見這個名字，小米下意識吐了吐舌頭，不知道要怎麼稱呼阿哲，神棍、乩童還是其他？

不過上次到療養院和阿聲見面時，那個阿哲和夏沐姍確實把她給嚇到了，他們好像真的能夠看見……算了，不要欺騙自己，不是好像，而是確實。

他們看得見姊姊，幫姊姊順利走入下一段旅程，她應該打心底感激他們，雖然夏沐姍是她的情敵。

「我們找個時間聚聚吧。」阿哲說。

「你又想去療養院看阿聲？」

杜聲、杜響是杜雍的雙胞胎弟弟，不幸的是多年前杜響因為意外去世，而杜聲也在療養院裡面待了超過十年。

杜雍和阿哲認識的時間並不長，但他確定阿哲是個軟心腸的大好人，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是靈媒，不願意碰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，卻又每次都挺身幫忙，尤其是在對待阿聲、阿響的事情上，他的熱情讓杜雍感動。

「阿聲那裡下次再去，另外有更重要的事。」阿哲說。

「沐姍出事了？」杜雍語氣微微揚高。

「別緊張，她沒出事，但確實又有事找上她。」

「告訴我時間。」

「我正在喬，星期天有空嗎？」

「可以，我開車去接沐姍，再和你碰面。」

「好，就這麼約定，我打電話給沐姍。」

杜雍掛掉手機，發現小米正在看自己，鼓起腮幫子，滿臉的不爽。

他到底有沒有把她當女朋友啊，竟然毫不避諱地當著她的面那麼關心別的女人，太過分、太太太過分了！

戳戳杜雍手臂，小米說：「用力記住，現在你是我的男朋友，不可以腳踏兩條船，專一是愛情裡面最重要的美德。」

杜雍苦笑，他更習慣當她的長腿叔叔，不習慣當她的男朋友。「走吧，我請吃飯。」

「老大，是請小米一個，還是大家通通有份？」阿清湊上前。

杜雍很樂意阿清幾個在場，這讓他不至於太尷尬。「一起來吧！」

這下小米更不爽了，哪有這樣的啦，約會享受的是兩個人的幸福時光欸！

她剛要開口反對，阿康就架了她一拐子，把她扯離杜雍身邊。「拜託，需要看這麼緊嗎？看管犯人都沒有這樣的。」

「老大，你可以把自己的清白交給我們。」阿清笑著拍胸脯保證。

他們實在是搞不懂老大哪根神經線出錯，怎會和小米做出一月男友的約定？老大不正常就算了，小米也有病，她難道看不出來老大對這個約定有多為難？

感情這種事是要你開心、我歡喜才成，勉強是不會有好結果的。

杜雍從來沒有這麼滿意阿清過，他拿出車鑰匙，說：「走吧，吃韓國料理？」

「不要。」小米生氣地轉頭，隔著阿清和詭詭對杜雍說：「你『女朋友』最痛恨吃韓國料理。」

她強調女朋友三個字，好像不夠強調杜雍就會忘記這件事似的。

痛恨？每次不都是她哀哀叫，他們才選擇在韓國料理店聚餐嗎？

「不然吃日本料理？」杜雍道，這也是小米經常指定的。

「不要，我也痛恨日本料理。」

阿清大翻白眼，她是痛恨一群人吃日本料理吧，如果只有她和老大，她肯定會甜甜蜜蜜地摟起老大的胳膊，朝不管哪國料理店狂奔。

杜雍知道小米在耍脾氣，卻沒計較，她是個很 Nice 的女孩子，大刺刺、隨和、不太有性子，這種鬧脾氣的情況幾乎沒有過。

「好吧，妳決定吃什麼。」杜雍把決定權交給她。

「我要……」

她還沒說完，阿康插話，「小米最喜歡吃肯德基。」

小米用自己的大長腿踹他一腳。「不對，我喜歡吃法國大餐。」

杜雍失笑。「那妳要不要考慮換個男朋友，我的薪水養不起。」

小米更生氣了，她認真想在短短的這一個月裡把杜雍變成男朋友，可是他們一個個都拿她的認真當笑話看！

和阿哲約定星期天碰面，沐姍星期二就向公司請假，打算先走一趟台南。

整理好行李，買好台北到台南的高鐵來回票，找到座位後，她打開在車站買的台鐵便當。

很好笑吧，坐高鐵卻買台鐵便當，為什麼？因為便宜啊。

她努力工作，在吃穿方面卻都很節儉，因為台北居大不易，因為她要繳房貸，因為她是個有為青年，也因為……在育幼院長大的她，一直很想要有個家。

上一次提到這個話題，她的好友晴恩笑說：「很簡單啊，憑妳的姿色，我幫妳介紹個富商，三年之內鬧得他不得不離婚，到時妳再跟他要一棟房子做為離婚條件，像我一樣。」

晴恩說得雲淡風輕，但是沐姍知道，其實她是受傷的，不管是晴恩、阿哲或自己，在育幼院長大的他們都渴望有個家，一個溫暖的、包容的、充滿歡聲笑語的幸福家庭，就像「她」一樣。

那餅乾盒裡面還有一本日記，記載著張婉蓉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這一段時光，對她而言，與其說是日記，不如說是一本低落時用來傾吐心情的冊子。

張婉蓉住在台南玉井，出生農家，算得上田橋仔，父母親非常傳統，重男輕女，眼裡只有兒子，對他們來說，女兒就是個賠錢貨。

她的爸爸用打罵來教育孩子，也經常對媽媽拳打腳踢，她忿忿不平，但是又無法為這種事和父母親爭辯，每次莫名其妙挨打，母親不但不安撫她，還會告訴她，「當女人就要懂得認命。」

張婉蓉不願認命，因此即使父母反對，十八歲那年她還是帶著行李到台北求學。

從那之後，她回家的次數寥寥可數，因為每次回去總會跟家人發生衝突。

大學畢業後張婉蓉進入一間公司，認識她的丈夫，結婚後他們擁有一對漂亮的龍鳳胎，丈夫的家境並不富裕，但他給了她一個溫暖甜美且溫馨的家庭。

看到這裡，沐姍有點疑惑，不是說龍鳳胎嗎，怎麼她只看到小男孩？另外一個呢？

張婉蓉的父親嚴正反對這門婚事，理由是她的婆婆離過婚，家庭不健全，因此家人當時連婚禮都沒有參加。

即使如此，她仍然堅持和母親聯繫，雖然回娘家時丈夫不會得到好臉色，雖然通電話時多數都在聽母親的抱怨，那種抱怨甚至讓她承受了很大的壓力，但終歸是割捨不斷的血脈至親。

之後婆婆生病，張婉蓉忙得團團轉，無法抽空回娘家，只能寄信和照片回去，直到婆婆過世、辦好喪禮，成天在孩子、醫院和公司中奔忙的她終於能夠鬆口氣。

不久張婉蓉的父母親也雙雙過世，之後她為了帶小孩決定留在家裡，開始她的寫作生涯。

也許是冊子已經寫滿，也許是生活讓她忙碌得沒有時間低落，也許寫作分擔掉她部分情緒，總之張婉蓉的故事到此結束。

有趣的是，冊子裡曾提到一個男生，他和她從小學到國中都是同班同學，他們之間有段青澀卻甜美的初戀，男生對她很好，她本以為他們會在一起的，但是後來他和別的女人交往，一個成熟、有女人味，也很有錢的女人。

再後來張婉蓉才偶然得知，原來這個叫做程亦華的男生極度重視金錢，當初會和她來往正是因為她家有錢，但是當他發現自己在家並不受寵後就斷了聯繫。

「程亦華」這個名字最近很熱門，因為同樣有個程亦華要競選立法委員連任，經常上政論節目，他形象好、學歷高，愛家愛妻子的暖男表現讓他得到許多女性民眾的支持。

沐姍想，應該是同名同姓吧，如果她嫁的是那位立法委員，現在不知道變成什麼樣。

不過，突然間覺得很親切呢，原來張婉蓉也是個作家，還以為她是成天拿著吸塵器，天天叨唸自己吃泡麵不健康的家庭主婦。

自從打開櫃子之後，沐姍就滿腦子想要走這一趟，只是她也清楚，與其尋找房客們的故事，沐姍更有理由花時間尋找自己的根。

她在失憶後被送進育幼院，十幾年過去，她早已接受生命中那段空白，從沒想過探究自己的過去，也許是因為害怕，也許是因為不想改變。

打開台鐵便當，咬一口滷排骨，一個脆生生的童音在耳際浮現——

「姊姊，還要。」

她猛地抬頭看向四周，坐在左手邊的先生正在假寐，坐在右手邊的小女生在用手機玩遊戲，後座、前座坐的都是大人，那……那個小男孩的聲音是從哪裡來的？

沐姍皺起眉心，緩緩吐氣，她夾起排骨——

「吃小小口就好，太大口會噎到。」

是小女孩的聲音，聲音裡帶著寵溺和微微的笑意。

「好好吃，我最喜歡吃排骨。」

「要不要吃滷蛋？」

「蛋蛋給姊姊吃。」

幾句簡短的對話，沐姍不再轉頭，因為她聽清楚了，那個聲音很近，像在耳邊，也像從腦袋裡發出來，軟軟甜甜的，可是這樣甜軟溫暖的聲音卻催促了她的淚腺，讓她有掉淚的慾望。沐姍下意識點頭，夾起滷蛋放進嘴裡咬一口，嘴角咧出笑容。

她是個冰美人，對人總是帶著疏離，很少笑的，但這一刻她抑制不住心口的快樂，揚起嘴角，一口一口吃掉排骨，好像她吃了小男孩便吃了。

從台北到台南不到兩個小時車程，她下車，先搭接駁車再轉公車最後坐上計程車，兜兜轉轉終於找到信封上的住址。

到的時候已經接近黃昏了，紅霞滿天，西落的太陽照在紅磚屋上，在地板投下一片黑影。這是座三合院，房子相當舊了但還很堅固，絲瓜藤爬滿紅磚壘起的圍牆，沐姍放下行李袋，準備幫房子拍照，連同洋裝帶回去給她的房客們。

她低著頭在背包裡面找手機的時候，一個拄著拐杖的老婆婆朝她走來。

直走到跟前，對方停下腳步，國台語夾雜對她搖頭說：「又要來探險？真不知道你們這些年輕人在想什麼，早上才送一個進醫院，現在又來，是嫌命太長嗎？」

「阿婆，妳說有人送醫院？」沐姍抬起頭，訝異地問。

「對啊，昨天有幾個少年說要去鬼屋探險，我就跟他們說裡面的鬼很兇，叫他們不要進去，結果他們不聽還罵我，住在這附近的都曉得要早早回家、晚上不要在這條路上亂逛，要是太晚回來，經過這條路時一定要唸阿彌陀佛才能平安到家，就是你們外地人不怕死啦，硬要跑進去裡面玩。」

沐姍指指三合院說：「阿婆，這裡面有鬼？」

「不是這間，是那間啦。」老婆婆指向馬路對面的二樓洋房。

沐姍順著她的手看過去，是幾十年前的老屋子，不過在當時的鄉下地方算相當不錯了，有院子、有造型華麗的鍛鐵圍牆，整體蓋得像西方建築，尖塔狀的屋頂，白牆，院子中間還有個噴水池，池中豎立著西方女神的塑像。

鄉下地方植被豐富，噴水池和欄杆都爬著許多藤類，連牆面上的爬牆虎都長得異常茂盛，過多的植物讓整座洋房看起來有些陰森。

「阿婆，我沒要去那邊啦，我是要去這間。」她指指三合院。

「這間？這間早早就沒人住啊。」

「張德生一直沒回來過嗎？」

「德生哦，那個敗家子，講到這個就可憐啦。」老婆婆嘆了口氣。

「阿婆認識？」

「住這附近的誰不認識？住在這裡的叫做張文輝，他娶了一個漂亮老婆叫阿樹，村裡的男人看到她都很羨慕，他們生了兩個小孩，都長得很好，不過夫妻偏心啦，對兒子寵溺，樣樣滿足，女兒卻好像是撿來的，每天讓那孩子從早忙到晚，文輝心情不好還會打女兒出氣。

「阿著又聰明又能幹，考試每次都考第一，後來考上大學，文輝夫妻還不讓她唸，她一氣之下就離家出走，那孩子也是硬氣，半工半讀自己把大學讀畢業。反觀德生……就是那個兒子啦，拿錢拜託他讀書都不肯，在學校打人抽煙，都快把老師氣死，高中畢業後不考大學也不

賺錢，後來更夭壽，竟然跑去賭博。

「有一段日子他被賭場追債，離開家好幾年，大概是沒地方可以去又回來。德生回來讓父母養就算了，還經常要錢，沒要到錢就打父母，實在是沒用，早知道會這樣，當初生出來就應該把他掐死。」

「後來文輝和阿樹先後過世，阿樹也是後悔啦，不敢打電話給女兒，德生也是過分，怕妹妹回來分財產，竟然不通知阿若，喪事辦完就賣田賣地，除了這間祖厝沒賣出去外，家裡的財產都賣光光，錢拿著人就不知道去了哪裡。」

老婆婆搖搖頭，沒等沐姍再問，拄起拐杖，一手背在身後，慢慢往回家路上走。

她走過幾步後像想起什麼似的，轉身對沐姍揮揮手，指指三合院對面的洋房，揚聲道：「天要黑了，快回家，千萬不要去那一間，知道嗎？」

「我知道了，多謝阿婆。」

老婆婆的背影在一個轉彎之後看不見了，沐姍嘆氣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明明是別人家的故事，她卻覺得心頭沉重。

垂眸，再抬眼，她往三合院裡走去。

三合院中間圍起來的空地上鋪著紅色磚頭，有些已經破損翻起，而磚頭與磚頭中間的雜草有的甚至長到十幾公分高，正房一排有三間，從破掉的玻璃往裡面探進去，中間有個神龕，佛像和祖先牌位已經長滿蜘蛛網，左右各有兩間房，床櫃桌椅都還在。

左右兩排也各有三間房，左邊的是廚房，瓦斯爐生鏽得厲害，靠牆處還有一個古早時候的大灶，另外兩間堆滿雜物。

右邊也有三個房間，兩間臥室、一間浴室，門都用大鎖給鎖上，只不過鎖已經很舊了，恐怕用磚頭敲幾下就會掉下來。

她轉身想找塊稱手的磚，突然一隻紅貴賓從外頭跑進來，牠長得很可愛，毛髮整理得很乾淨，就站在圍牆邊汪汪叫，也不靠向前。

沐姍衝著牠一笑，蹲下身迎視小狗。「對不起，我沒有東西可以給你吃。」

小狗又衝著她叫幾聲後，轉身跑掉，牠跑一段，轉身發現沐姍沒跟上，又折回來對她猛搖尾巴。

沐姍失笑問：「你想帶我去哪裡？」

小狗轉身跑幾步，在不遠處轉頭對她搖尾巴。

沐姍這次聽話的追上前。

見她跟上自己，小狗高興地追著自己的尾巴轉兩圈，那模樣呆萌得讓人覺得好可愛，然後牠又往前跑一段，沐姍跟上。

就這樣，牠跑一段、她追一段，牠跑過馬路、她追過馬路，等沐姍發現自己已經跑到那幢阿婆再三告誡她別去的鬼屋時，她嚇一大跳，直覺就要轉身跑掉，只是才走三五步，突然砰的一聲，額頭傳來一陣疼痛，她撞上東西了！

沐姍下意識伸手去碰觸，四下摸索後，確定自己撞上一堵看不見的隱形牆。

怎麼會這樣？剛才明明……她四下張望，發現那隻小狗已經不見蹤影。

情況太不對勁了，沐姍提高警戒，順著無形的牆一步步摸索過去，剛開始她每一步都走得極其緩慢，到後來她越走越快，最後幾乎是狂奔起來，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追著她。

她瘋狂奔跑，直到繞了一圈，回到原點，確定自己被一堵看不見的牆包圍了。

莫非是她誤闖禁地，惹得裡面的「人」不高興了？

這時，她看見小路上有一對中年夫妻，他們騎著腳踏車，一面騎一面說話。

有人！太好了！

「救救我，我在這裡，求求你們救救我！」沐姍對著他們又叫又跳。

可奇怪的是，她明明離他們那麼近，又發出那麼大的聲音，他們卻根本沒聽見更沒看見，好像那堵牆隔出了兩個無法產生交集的空間。

沐姍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逐漸走遠，她不死心，還在揚聲大喊，「我在這裡，你們轉頭看看——」她突然噤聲，因為她發現四周安靜得嚇人。

她剛才跑得那麼快，周遭卻沒有半點風，她累得大口喘息，耳朵卻無法聽到任何聲音，她用力捶打那面隱形牆，手雖然被彈回來，卻絲毫沒有疼痛的感覺。

她……似乎被禁錮了。

第二章 病房也鬧鬼

沐姍垮肩垂背，靠著那堵隱形牆頹然坐倒在草地上。

知道自己必須求救，她拿起手機撥出電話，卻發現不管撥誰的電話都無人接聽，她試著上臉書，試著用 LINE，試著和外面聯絡，可是不管她打下什麼字句，都會在傳出去之前消失。

她把所有能用的方法都用過一遍後，結論是——不讓她走！

為什麼？他們有仇嗎？還是需要抓交替？

看著眼前的屋子，沐姍排斥進去，卻也明白進不進去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。

強烈的無力感襲上，想起不久前才答應杜雍和阿哲，短時間內不再跟鬼扯上關係的，他們說她的身體太陰、太虛，不適合多管閒事。

沐姍發誓，她一點都不想管，但閒事非要找上門，她有什麼辦法？

「呼。」長長吐出一口氣，沐姍鼓足勇氣，帶著視死如歸的表情站起身，心知肚明這一趟非走不行，既然「他」已經做足表示，她只能順從鬼意。

走進已經被打開的鍛鐵大門，不過是門裡門外兩步的距離，溫度至少相差十度以上，前腳剛踏進門她就忍不住發抖，沐姍試著撫平手臂上的雞皮疙瘩，用力吞下口水，緩慢地朝噴水池走去。

她方靠近就聞到一股惡臭，太陽西斜，藉著夕陽餘暉朝噴水池看去，這一看讓她猛地轉身彎腰，狂吐起來。

水池已經半乾，裡頭只有少數積水，但那裡有很多動物屍體，貓、狗、鳥……而剛才引她過來的紅貴賓也在裡面，牠們剛死不久，腸子內臟都被掏出來，數不清的蒼蠅停在上面，還有蠕動的蟲子密密麻麻的鑽進鑽出。

狂吐過一場，沐姍拿出包包裡的礦泉水漱口，試著漱掉嘴巴裡的酸味，抹掉眼淚再深吸一口氣，既然逃不過，她就挺直背脊，選擇面對。

天邊最後一抹餘暉散盡，暮色游入，她發抖得厲害，卻還是用盡力氣逼迫自己進屋。

屋門也是敞開著的，她站在門前，閉上眼睛、雙手合掌，嘴裡唸唸有詞。「我並不想打擾你，是你引我來的，如果需要我幫忙就別嚇我，我會盡力。」

說完話，沐姍跨進客廳，屋裡一片漆黑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她打開手機內的手電筒，才走幾步

就踢到東西，低頭看去，那是一個背包，很乾淨，應該是不久前落下的，是阿婆口中那些冒險孩子的？

屋子裡面一片狼藉，摔壞的錄音機、玻璃瓶、椅子、攝影機……如果這些全是昨晚造成的，她可以想像當時的慘況。

一點冰冷從領口滑進後背，沐姍下意识抹去，濕濕滑滑的，她用手電筒照一下手指，是某種……液體？

抬頭看向天花板，那裡除了一盞很華麗、正常人不會安裝在客廳裡的水晶燈之外，什麼都沒有。

環顧四周，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，她看不清太多東西，只是屋子不知何時居然進水了。

剛才進來時地板還是乾的，怎會突然淹水？水不高，頂多一兩公分，沐姍穿著運動鞋，但是沒有防水功能，不多久就覺得腳底一片濕冷。

站在水中，她不確定該往哪個方向走，這時一架用符紙折成的紙飛機「游」到腳邊，沐姍彎下腰想要撿起紙飛機，卻不料突然有一股力量將紙飛機從她手裡拉走。

一陣尖銳刺痛感滑過掌心，翻開手掌，一道割痕從食指劃到腕間，血迅速從傷口冒出來。

滴答、滴答、滴答……血滴到腳邊，融在水裡。

沐姍咬緊牙根，告訴自己不要害怕，那是幻覺，那個鬼是想藉著這個告訴她什麼事情，用盡力氣控制住抖個不停的雙腿，她抬起頭，看見從手中竄出去的紙飛機，機頭正插在通往二樓的樓梯轉角處。

沐姍朝樓梯走去，一步步努力走穩，卻沒發現腳底下的水慢慢朝牆壁匯聚，電視後面那堵牆變成海綿，將水一點一點吸進牆裡，水位往上攀高，漸漸地形成一顆頭、一個軀體、一隻手臂……

這時候沐姍已經走到二樓，樓下有桌有椅，有各式各樣的傢俱，地上還有東倒西歪、完整或者被砸碎的物品，但二樓的兩個房間比一樓下相對乾淨整齊。

她先走去書房，裡面有一整面牆的書櫃，一張能夠旋轉的高背辦公椅，一張書桌，書桌上放著一部早期的桌上型電腦。

沐姍踏進屋裡的同時，無人的辦公椅突然轉動起來。

她倒抽口氣，試著看清楚，椅子上明明什麼都沒有，卻自動地轉向，好像有人坐在上面一樣，瞬間雞皮疙瘩佈滿全身，沐姍咬緊嘴唇，一雙眼睛瞪住那張椅子。

像是惡作劇也像在挑釁，它突然飛快轉動一百八十度正對著沐姍。

沐姍非常害怕，但是她強迫自己與它對視，她張大眼睛，目光一瞬不瞬地看著椅子，一人一椅就這樣對峙著。

倏地，啪的一聲，牆上一幅畫以拋物線的方式飛起砸到書櫃。

書櫃的玻璃門沒有被砸破，但是下一刻，一整排近十面的玻璃櫃門輪流打開，然後又一起關上，發出巨大聲響。

沐姍被狠狠嚇著了，但她沒有走，她必須弄明白，那鬼魂到底想向自己傳達什麼？

好像嚇不倒她不甘心似的，下一刻又是砰砰聲響，書櫃門一一打開，一隻看不見的手將裡面的書一本一本推出櫃子。

兩條腿抖得幾乎站不住，眼淚控制不住地往下流，一串一串流滿沐姍的臉龐，就在心臟快要

無法負荷時，所有的動靜通通停止，周遭安靜得連半點聲音都沒有。

沐姍神經緊繃，握緊拳頭，咬牙道：「你到底想告訴我什麼？」

話剛脫口，一陣陰風從背後的房間吹來，一隻青色的手撫上沐姍的後腦，她可以感受到那隻手正慢慢地往前滑，摸上她的耳朵、她的臉，所經之處像被冰塊接觸到似的，那刺骨的冷意從臉龐直傳腦門。

接著那隻手從她的後腰處緩緩往前，直到攬住她整個腰，沐姍害怕、恐懼，冷得顫抖不已，她聞到比噴水池裡更濃的腐臭味，身體像被冰塊包圍，黏黏的、濕濕的感覺鑽入她每根神經。沐姍沒辦法思考，只能感覺到那隻手扣住她的下巴，在她微乎其微的反抗下一寸一寸慢慢把她的頭轉到另一邊。

因為這樣，她沒注意到一個小小的銀製胸針從書桌上飛起，滑進她的背包裡。

沐姍直覺想要閉眼，但她的眼皮不受自身控制仍張得老大，就在頭轉過九十度時，一個沒有臉皮、沒有肌肉的骷髏頭出現在視線裡，正在……對她笑。

憋住氣，緊抿唇，沐姍全身止不了顫慄，骷髏頭上的黑色大捲髮飄上來，慢慢地纏住她的手和身體，她再也無法忍受，尖叫一聲用力推開骷髏頭，飛快往樓下狂奔。

就在這時，樓梯牆面上突然出現無數隻扭曲的手，試圖抓住她，沐姍一面用盡力氣撥開那些手，一面快速狂奔。

當她跑到一樓時，牆面上的人形黑影竟然走下來追著沐姍，想把她籠罩住。

沐姍用盡力氣往外奔，她從來不知道自己能夠跑得這麼快，一路衝出屋門、噴水池，就在即將衝出大門，她已經做好了會撞上那堵看不見的牆的準備，但是……她衝出來了？

愣了一下，在她因為收勢不及跑上馬路的同時，一陣刺耳的喇叭聲響起……

「為什麼沒有病床？這麼大的一間醫院，難道連個單人病房都沒有？」女人的聲音又高又尖，有憤怒，更多的是焦急。

護士溫和地解釋，「程太太，我們正在想辦法，護理站那邊已經幫你們排號，只要有人出院，立刻安排你們住進去。」

「到底還要等多久？」

「沅馨，醫院有醫院的困擾，別為難護士，我們再等等。」這是男人的聲音，醇厚低沉，很有磁性，是會讓人感到安全舒服的聲音。

「謝謝你，程先生。」護士小姐客氣說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妻子太擔心，口氣有些不好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護士拿著血壓計退出病房。

「我們轉院好不好？」面對男人，女人的聲音軟下，哭著埋進男人懷裡。

「我也希望這樣做，但醫生目前還在評估，從這裡回台北怕有無法處理的突發狀況，這樣做對明陽太危險。」

顧沅馨不說話了。

男人輕拍她的背，耐心說：「妳和看護待在這裡，外面有幾個記者，我去應付一下。」

顧沅馨怒道：「有沒有同情心啊！我們都這樣了，他們只想著自己的獨家！」

「他們也不希望這麼做，當記者的也有不為人知的辛苦。乖，我去一下，很快就回來。」男人拍拍妻子的肩膀，轉身走出病房。

沐姍被這對夫妻的說話聲吵醒，張開眼睛時，病房裡已經沒有丈夫的身影。

把所有事情在腦海中過一遍，她記得自己進了鬼屋，記得自己衝到馬路上，一部轎車迎面而來，之後的……她就不記得了。

轉頭看看左右，這是間雙人病房，隔壁床躺著一個男孩子，高中生吧，看起來斯文清秀，緊閉雙眼沉睡著，身上插著管子，他床邊坐著看護和一位高貴典雅、一看就知道出身很好的婦人。

她畫著合宜的淡妝，穿著 Prada 洋裝，手提 LV 包，腳上那雙高跟鞋……沐姍認不出品牌，但可以確定很貴。

顧沅馨在哭，但哭得很優雅，眼線和妝容都沒有花，她握住高中生的手，眼睛牢牢盯著他，神情滿是憂傷。

這時看護開口了，「程太太，這個時候哭也沒用，妳先把眼淚擦一擦吧。」

看護說的是道理，但當媽媽的看到心頭肉昏迷不醒都不會有多少理智，更不可能有太好的心情。

「不是妳兒子，妳當然能說風涼話！」顧沅馨頂了一句，吸吸鼻子，搗著臉哭得更兇了。

看護風度好，只是撇撇嘴，沒答話。

顧沅馨很難過，明陽是她的獨生子，他那麼乖、那麼聽話，從來都不會到處亂跑，他和他爸爸一樣聰明，從小夫妻倆就對他寄予厚望，正在準備幫他申請國外的大學，怎麼會……怎麼會突然變成這樣？

沐姍靜靜地看過兩人後，慢慢把視線調開。

男孩的病床在靠窗位置，他住的區塊被打掃得乾乾淨淨，窗邊的茶几上擺著一瓶鮮花，櫃子上放著加濕器，不斷噴出煙霧狀的空氣。

窗簾是打開的，窗後坐著一個女人……不，是女鬼，三十幾歲，穿著絲質襯衫和長裙，以及一雙金色的高跟鞋，整體打扮很有復古味道。

她坐在窗邊，神情輕鬆地看著床上的男孩，嘴角勾著淡淡笑意。

難道……是前一個躺在那張病床上的病患？

聽說醫院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，病床有人往生的話，護士在整理病床時必須把病床翻過後，才能讓下一個病人入住，否則新住進來的病人會受到前任病人的「打擾」。

沐姍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，至少到目前為止她只是靜靜地坐著、笑著，什麼都沒做。

腳步聲在廊上響起，她並不是特別敏感或者有強烈第六感的人，但是不知為何，笑容在此刻揚起，緊繃的心情鬆懈下來。

果然不久後杜雍就出現在她眼前。

別問她從哪裡推論出來的，聽見腳步聲她第一直覺就是他來了，很是放心愜意，好像在茫茫大海中，手足無措的自己突然找到燈塔，找到回家的路。

這種直覺應該是錯誤的，但錯誤的直覺帶給她舒心與安全。

「妳怎麼跑到台南來了？」杜雍問。

沐姍看一眼心情很差的貴婦，錯開話題，低聲道：「醫生有沒有說，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？」

不回答？

杜雍看一眼坐在窗邊的女鬼，知道沐姍不想說的時候，他逼也沒用，便沒追根究底，只說：「我問過護理站，說妳需要觀察二十四小時，沒問題的話，明天應該可以出院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跟他客氣？他不喜歡。

「想坐起來嗎？」杜雍問。

「想。」

杜雍把病床搖起來，先坐到床邊，再將她扶起靠進自己懷裡，手一圈住沐姍就忍不住低聲咒罵。「該死！」

她的身體冷得像冰塊，昨晚肯定……

他們其實不算太熟，這麼親密的動作並不是太合適，但這麼一靠讓沐姍感到心安，所以她沒有推開他。

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？」沐姍問。

「警察打電話給阿哲，他是妳通訊錄裡的第一位。」說這話時，杜雍口氣酸溜溜的。

理智告訴他，阿哲和沐姍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，吃這種醋會顯得自己很沒風度，但是他撇撇嘴，醋還是喝下一大杯。

「阿哲沒來？」她的通訊錄裡面沒有幾個人，杜雍是最近才加入的，通話次數自然不如和阿哲多。

「他待的是吸血公司，血還沒有吸乾之前不能隨便請假。」

這是警察先生的幽默？沐姍一笑，說：「當公務人員果然比較輕鬆。」

「對，如果沒有碰到變態殺人魔，警察的重點工作就是喝奶茶、啃漢堡。」

「你太客氣了，有抗議民眾你們也要幫忙。」

「放心，現在有一種名為拒馬的工具，可以降低我們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。」

沐姍又笑了。雖然臉色蒼白、身體冰冷，整個人看起來很虛弱，但冰山美人似乎有融化的跡象。

「我們可以出去走走嗎？」她不想待在病房裡，不想忖度女鬼的來意。

「頭會不會暈？會不會想吐？」

醫生目前考慮的重點是腦震盪問題，送沐姍到醫院的是撞到她的司機，對方說她突然衝到馬路中央，自己根本來不及剎車，加上太過緊張，竟然忘記自己究竟有沒有撞到她。

「不會。」

「身體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」

「除了不能到處跑，心裡有點不舒服之外，其他的都很好。」

「妳確定？」

「我確定。」

「好，我去護理站問問，如果可以我去借一張輪椅。」

沐姍失笑，沒想到她竟然淪落到需要坐輪椅，「我不是殘障。」

「妳是病人。」丟下話，他轉身往外走。

杜雍不在，病房裡又剩下兩個病人、一個鬼，和兩個明顯不和的女人。

這時，女鬼開始「打擾」男孩了，她飄到床邊，像玩遊戲似的將手伸進點滴瓶，阻止點滴滑進輸送管中。

女鬼目前看來只是在開玩笑，如果她認真了，改掐住呼吸器呢？

沐姍知道這時候的自己沒有能力多管閒事，但病床上的男孩看起來還很小，生命才要展開序幕，倘若一輩子就在這裡停住真的很可憐、很委屈。

這男孩讓沐姍聯想到杜雍的雙胞胎弟弟，胸口不禁酸酸的，她雖然沒有太大的能力，但她希望天下太平。

深吸氣，轉頭望向貴婦，沐姍問：「妳們相信鬼神之說嗎？」

顧沅馨抬眼，紅腫的眼睛對上沐姍的目光。「妳在說什麼？」

沐姍指指點滴輸送管。

顧沅馨沒發現不對，但專業看護一看就注意到不對勁了，她轉動點滴瓶下的流速控鈕，點滴卻始終沒有掉下來。「怎麼會這樣？」

沐姍視線對上女鬼，她很不滿，憤怒的雙眼透出凌厲綠光，她瞬間一陣激靈，全身起了雞皮疙瘩。

看護還弄不清狀況，正想按鈴叫護士，顧沅馨猛然抬頭，緊張兮兮問：「妳看到什麼了？有什麼東西在病房裡嗎？」

女鬼的目光更添幾分銳利，死命盯住沐姍，不讓她開口。

目光對峙間，沐姍不疾不徐開口。「有一個女人，站在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女鬼怒了，抓起點滴瓶就要朝沐姍砸過去。

推著輪椅進房的杜雍看見這幕已經來不及阻止，只能搶快幾步一個使力，把沐姍從病床上抱起來。

騰空飛起的點滴架砸在沐姍床上，而後重重砸到地面。

所有人看見了這無法用邏輯解釋的一幕，俱都嚇得喘息不止。

沐姍和杜雍的目光對準同一處，他們嚴肅的表情讓看護忍不住退縮，顧沅馨無處可躲，她的孩子還躺在病床上，身為母親的本能讓她撲到兒子身上，用自己的身體保護。

女鬼面孔變得猙獰，她張開血盆大口朝沐姍和杜雍大吼，緊接著，廁所門、櫃子門不斷開關關發出吵鬧聲響，再下一刻，花瓶裡的鮮花飛到半空中，一枝枝筆直射向沐姍。

杜雍抱緊沐姍，用自己的背擋住攻擊，水杯、水瓶、遙控器等許許多多物件都飄到半空中，不斷朝他們射去。

顧沅馨嚇壞了，看護則立刻轉身衝出病房，企圖到外面求救，只是她一跑出病房就發現不對。周圍太安靜了，安靜得不像醫院，護士們在長廊來回走動，卻看不見自己，而自己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，她想試著去碰觸旁邊的人，自己卻像被包在一層膜裡面感應不到對方、對方也感受不到自己。

強烈的恐懼佔據了身體，來回奔跑幾遍無果後，看護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，到最後她只能選擇回到病房裡。

這時候的病房裡已經安靜下來了，所見唯有滿地狼藉，她能聽得見程太太的哭聲，聽得見呼吸器運轉的聲響，聽得見男人安撫隔壁床女人的聲音，只是空氣悶得讓人喘不過氣，他們這群人彷彿與世隔絕了。

叩叩叩，清晰而單調的腳步聲從遠方靠近，直到程亦華走進病房。

所有人轉頭看向程亦華，此刻的他們又能聽見走廊上護士和病患家屬發出的各種聲音，世界重新鮮活起來。

程亦華不解地看著凌亂的病房，以及後背被花瓶砸中、渾身濕淋淋的杜雍，一眼就認出杜雍。他和周信禾有點交情，曾進出警局數次，和杜雍也算點頭之交。

莫非是妻子又在亂發脾氣？想到這裡，他滿臉歉意地朝杜雍點點頭。

看見丈夫回來，顧沅馨飛快從病床上爬起來，投入丈夫懷裡嗚咽哭泣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我們快轉院吧，這裡有鬼！」顧沅馨一面哭一面說，剛才的情景太嚇人，她從來沒有碰過這種事。

程亦華嘆了一口氣，無奈搖頭，溫和的口氣充滿寵溺。「我知道妳心煩，但是別亂說話好嗎？」

「我沒亂說，大家都看見了，你看那邊，還有這邊。」她的手到處指來指去，「真的，剛才好可怕……」

「沅馨，夠了！」程亦華阻止妻子繼續往下說。

「程太太說的是真的。」看護出聲。

她在醫院工作多年，也曾經聽過、見過一些奇怪現象，但是像剛才那樣的事……太過驚心動魄。

程亦華臉色一沉，「妳身為看護理應保持專業，要是再神神叨叨的我就辭退妳。」

看護沒辦法，只能閉上嘴，程亦華繼續小聲安撫著顧沅馨。

沐姍的床被弄得亂七八糟，不能睡了，杜雍低聲問：「妳能站得住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沐姍乏力回答。

杜雍把她放下來，走到門口將輪椅推進病房裡，再將沐姍抱上輪椅，脫下自己的外套蓋在她腿上。「我們出去走走。」

他們必須談談，在電話中阿哲警告過他，這次的事情似乎有點嚴重。

「好。」

杜雍推著她走出病房，來到醫院樓下，他進超商買了一盒熱牛奶，找一處人少的地方停下來，把熱牛奶遞過去。

沐姍接過喝了一口，緩緩吐氣。

杜雍坐在她前面，問：「還好嗎？」

「比起昨晚……還好。」

意思是昨晚更驚人？杜雍皺眉，他早該知道的，如果不嚴重，怎會搞到進醫院？

「為什麼請假跑到台南？」還誰也不說不通知。

「是你說的，人鬼不該同居。」沐姍回答。

這跟那有關係嗎？

不過她的話確實讓杜雍鬆口氣，兩人之前討論過這件事，他說人鬼同居會影響她的健康，希望她暫時搬到他家住，但沐姍想也不想就拒絕了，還堅持拿他們當家人看待，說他們能為她將寂寞拒於門外。

杜雍當然不贊同這種鬼說法，卻說服不了她，但沐姍現在這麼說，是代表她把他的話給聽進

去了嗎？

「人鬼殊途，本來就不應該有太多交集，但他們和昨天的事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我在櫃子後面找到一些東西，他們希望我去那裡拿一件洋裝來。」

鬼之所以流連人間，很大的原因是遺憾，未完成的願望、來不及說的話、不捨離開的人……只要能幫他們找出原因、完成願望、弭平遺憾，他們就會離開。

當然，他們離開後，她很可能又會像過去那樣寂寞，只是小米姊妹的事讓她想清楚了，留下他們其實是很自私的舉動，他們不該被羈絆住，而是該盡快踏入下一個輪迴。

「地址上的房子不乾淨？」

她搖頭，再喝一口牛奶，緩緩地將昨天晚上碰到的事說清楚，她講得很慢，每說一句就在腦袋裡面回憶一遍昨晚的事情，她認為事出有因，相信自己會碰到一定是那些鬼魂有非找她不可的理由。

故事結束，杜雍和沐姍安靜地看著對方，半晌，兩人異口同聲——

「妳怕嗎？」

「你怕嗎？」

問完，兩人都笑開，他們都知道對方是想要去挖掘謎底。

「不過光是我們兩個人太過勢單力薄，要把阿哲一起帶來才可以。」杜雍坑阿哲不遺餘力。

「我同意。」點點頭，沐姍像想到什麼似的，問：「阿聲還好嗎？」

杜聲、杜響是杜雍的雙胞胎弟弟，杜響在小時候死去後，杜聲便發瘋了，長年住在精神療養院裡。

原本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，直到沐姍和阿哲的介入，杜雍才明白杜聲並沒有瘋，他所有的奇怪舉止都是因為被杜響附身。

那年他們住在外公外婆經營的民宿，被杜響附身的杜聲放了一把火燒死許多人，其中也包括他們的外公外婆。

杜父視杜聲為惡，不願意將他帶在身邊，從那之後弟弟就變成杜雍的責任。

死去的杜響說，他必須找到被自己害死的兩家人，求得他們的原諒，才能前往陰間繼續未完的路程。

為了阿響，也為了讓阿聲能夠過正常的生活，杜雍想盡辦法要找到他們。

當中的一家人便是小米和她姊姊，小米以杜雍當她一個月男友的代價，來交換對杜響的原諒，而沐姍的插手讓小米知道姊姊不放心自己，始終不敢離去，這樣的羈絆對姊姊並不公平。

「阿響在阿哲的師父那裡修行，沒去鬧阿聲，他說最近都睡得很安穩。」

「情況會越來越好的。」沐姍道。

「我也這麼認為。下星期天有空嗎？」

「有事？」

「阿聲的生日，他已經很久沒過生日了。」

她溫和地笑著。「我跟你一起去，蛋糕我來準備。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熠熠的目光望住她，不知不覺間，他的心被扣在她身上，他渴望與她親近。

「一言為定。」

她的笑容吸引了他所有的注意，他知道，再這樣看下去自己會失控，於是趕緊轉移話題。「昨

天我和阿哲通過電話，他告訴我，妳又碰到事情了？」

離開教堂後，他請小米、詭詭幾個吃過飯，在小米的軟磨硬泡下又帶她去看了一場電影，把小米送回家之後他直接把車子開到沐姍家。

但是她不在，她住在隔壁的好友晴恩也不在家，他一開始不以為意，但直到下班時間依然沒見到人，他隱隱有些不安，接連打了十幾通電話、不斷發信息，卻始終無法聯絡上她，直到凌晨他接到阿哲的電話。

「嗯，是一段突然出現在電腦螢幕裡的影片，我不知道為什麼又找上我。」

又？看來她的見鬼機率正在逐步增加中。

「也許和妳的『房客』有關係。」

這點沐姍無法否認，自從搬到新家後，她的身體越來越冷，夏天不吹冷氣也得穿外套，還經常感冒、經常遇見好兄弟，連昏倒的次數也大幅度提升。

人鬼不適合同居，真是再正確不過的道理。

「嗯。」

「妳看到什麼？」

「我看到……」她說出另一個故事，就是她從電腦螢幕中看見的故事。

杜雍安靜聽著，兩道濃眉鎖在一起，像是碰到什麼難解問題似的，直到故事結束，他從蓋在沐姍腳上的外套口袋拿出一支口紅。

「覺得它眼熟嗎？」

看見它，沐姍猛地倒抽口氣，金色的外殼，但金色的漆嚴重剝落，就是影片中出現的那支！她的手在發抖，卻仍想接過它，看看裡面的顏色和記憶中一不一樣。

「不行。」他把口紅握進拳頭。

她堅持道：「我必須確定是不是。」

杜雍嘆氣道：「不必透過它來確定，有別的方法。」

拿出手機，點開FB，他在好友名單中搜尋「周信禾」三個字，然後點進去，沒多久網頁裡出現周雨的照片。

「妳看到的女孩是她嗎？」

僅一眼，沐姍就認出那個女孩，很乾淨、很漂亮，但臉上帶著兩分叛逆的女孩。「你認得她？」是因為杜雍，事情才找上自己？可是他和她有什麼關係？為什麼把他們連成一條線？

「她的父親是我的長官，昨天我剛參加完她的告別式。」

死了……螢幕上出現的原來是周雨生前的最後經歷？

沐姍的心隱隱抽痛著，說不出是低落還是其他，悶悶的感覺壓在心頭，為什麼不提早讓她知道？如果提早幾天，她是不是有機會阻止這場悲劇？

一個年輕生命的殞落讓她不舒服極了，明知道不該自我膨脹，不該認定自己能夠拯救世界，但無能為力的感覺還是讓她很不好受。

「既然她的死和這支口紅有關，回台北後我試試能不能查出一點蛛絲馬跡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先回病房吧，晚上好好睡個覺，說不定明天就能出院。」如果確定沒有腦震盪的話。

「沒有說不定，明天肯定能出院，那輛車並沒有撞到我，我暈倒的原因和車禍沒關係。」

「確定？」

「再確定不過。」

「好吧。」他站起身，推著她慢慢走向病房。

其實他也煩惱，如果女鬼還在病房裡，要不要幫沐姍換間病房？

回到病房，裡面已經清理完畢，乾淨得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。

杜雍鬆口氣，女鬼已經不在裡面，只是看護和顧沅馨仍然驚魂未定。

看見兩人進門，程亦華快步上前。「杜先生，還記得我嗎？」

「是，程委員。」

「對不起，剛才太混亂，沒來得及和你打招呼。」

杜雍對他點點頭。

剛才確實太混亂，沐姍沒注意到，但現在認出來了，程亦華，和張婉蓉的青梅竹馬同名同姓的男人，一個愛家愛老婆、奉公守法的全民好老公，他經常受邀上政論節目，是頗有名氣的立法委員。

「真巧，竟然在這裡碰到你。」

「朋友出了個小車禍。」他指指沐姍。

沐姍對程亦華點頭打招呼。

「情況還好嗎？需不需要幫忙？」

程亦華的聲音很好聽，被這麼有磁性又有魅力的男人注視，要不是沐姍的冰山屬性太強，肯定會臉紅心跳。

「沒事，很快就能出院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程亦華乾笑兩聲後，道：「我妻子說……」

沐姍截下他的話。「程夫人沒說錯，我建議她除了向醫生求助之外，也許可以尋求另一方面的幫忙。」

「是因為這樣才會受到攻擊嗎？」杜雍反射性問。

沐姍揚眉和杜雍對視，他很聰明呢，三兩下就做出正確聯想。

「不好說，但總是……各種辦法都試試吧，或許會有幫助。」

沐姍不喜歡引人往那方面去想，因為多數時候只是疑心生暗鬼，鬼魂莫名其妙地背了黑鍋，但剛才的事太清楚，清晰到她無法忽略。

在兩人說話期間，程亦華的臉色越來越糟，到最後他冷冷地道：「夏小姐，世界上沒有鬼，我希望妳不要亂說話。」說完轉頭回到妻子身邊。

沐姍愣了下，這個程亦華不是個好好先生嗎，怎麼態度這麼差，似乎跟電視上的形象有些不同？

杜雍也皺了皺眉，不過到底沒說什麼，他把沐姍抱回病床上，摸摸她的額頭，沒有發燒，只是神態有幾分睏倦。

「睡一會兒？」

沐姍才想應聲，病房門口又有人走進來。

那是個模樣乾乾淨淨的三十幾歲男人，手裡提著水果，身後還跟著一個六、七十歲的老先生，兩個人看起來都很誠實敦厚，一進門就對著杜雍和沐姍頻頻點頭彎腰。

「夏小姐，我是開車撞到妳的人，對不起，昨晚我急著回家，車速太快，沒有看見妳，我……」面相果然不欺人，真的是厚道人家呢，分明不是他們的錯，卻搶先把錯誤給認下，半點不推卸。

「不怪你，是我跑太快，沒看到車子過來，你們不必擔心，我沒事的。」

聽見沐姍這樣講，兩個男人明顯地鬆了口氣，年輕男人把一籃子芭樂放到床頭，笑著說：「這是我們家種的，很脆很甜，剛從樹上採下來，你們嚐嚐。」

「謝謝，我很喜歡吃芭樂。」

杜雍看著沐姍的笑臉，嘴角揚起，他知道的，在冰山底下蘊藏著一顆柔軟的心。

老先生猶豫片刻後說：「昨天妳出現的那段路很危險，我們當地人晚上經過時都會默唸經文，夏小姐要是能夠避開的話，晚上盡量別靠近那邊。」

聽他說得有幾分保留，杜雍想知道更多，問：「是路不好嗎？還是路燈不夠亮？居民可以試著向區公所申請。」

老人家忙搖手。「不是不是，我指的不是那種危險。」

「不然呢？」杜雍追問。

老人家猶豫片刻後說：「夏小姐有沒有看見附近那棟兩層樓的洋房？」

「看見了。」

「三十幾年前那裡住著一個小姐，她很會打扮，每次出門村裡的男人都喜歡盯著她看，她跟我們那裡的女人不一樣，有人傳說她被黑道大哥包養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有一陣子沒看見她出入，以為她搬家了，村民也不太在意，可是過沒多久，常有晚回家的人看見她坐在門外哭，哭聲很淒厲，有人想過去問問，一走近卻什麼都沒看到。」

「後來哭聲越來越大，有時候持續一整個晚上，更有人看到她在路上走來走去，一不小心車子開太快還把她給撞過去，大家越想越不對，就一起去報警。」

「警察有找到什麼嗎？」

「什麼都沒找到，照理說如果人死掉，應該會有屍體，可是我們把房子裡裡外外，連附近的林子都找遍，卻始終找不到，警察也沒辦法。後來又有傳言說是黑道大哥發現她不守婦道，把她給做掉，沒多久黑道大哥被抓進監獄，可是……」

「可是什麼？」

「有冤報冤、有仇報仇，既然仇都報了，她也應該放下去投胎，可是她卻越鬧越兇，村裡許多家小孩都被鬧出病來，村長沒辦法，就讓大家湊錢請道士來抓鬼，道士卻說鬼的戾氣太重無法收服，只能鎮壓，他就寫了符把鬼鎮在那個房子裡。」

「之後就不再鬧了嗎？」

年輕男人接話。「偶爾屋子裡還會是有怪聲音發出來，但至少村民們不再看見不乾淨的東西，加上長輩耳提面命讓我們別靠近那個房子，不得已晚上非要經過時，心裡就默唸佛號，祈求神明保佑。」

想起那架劃過掌心的紙飛機，沐姍明白了，定是有人闖進去破除了道士的符咒，將她給放出

來。

「謝謝大叔，以後我會注意的。」

「我知道你們年輕人不相信這種事，但寧可信其有，出院後找個師父幫妳淨一淨吧，如果沒有認識的，我們村裡的土龍伯很厲害，他可以幫妳。」

「好的，謝謝。」

父子倆知道沐姍不打算向他們索取賠償之後，帶著輕鬆笑意走出病房。

才剛經歷一場鬼襲的程家夫妻在聽見老先生的故事之後，臉上更添幾分凝重，程亦華更下意識地觸了觸胸前的護身符。

Crescent Family